



【清】毕沅撰

续资治通鉴

一

《续资治通鉴》为编年体的宋辽

金元史，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1368年），409年史事囊括其中，

为后世史家必备之书。



岳麓書社

续资治通鉴

〔清〕毕沅撰



岳麓書社

再 版 说 明

岳麓版《续资治通鉴》自 1993 年出版以来，已连续印刷 8 次，累积印数达 6 万册。现根据需要，重新排版，由原来的三册改为四册，并校正了初版的一些差错。旧本各卷卷首纪年采用的是《尔雅·释天》中岁阳、岁阴的名词作纪年符号，今天读者熟悉的不多，此次特地标注上相对应的干支，又在正文中各帝王纪年之后注以干支和公元纪年，以便检索。

本书校点，是以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刊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各种版本。凡底本讹误衍漏据别本改正者，用〔 〕表示，而底本讹误衍文则用（ ）表示。参加本书校点工作的是：黄德馨（卷第一至卷第四十）、王才忠（卷第四十一至卷第七十八）、徐德欢（卷第七十九至卷第一百一十）、陈中琼（卷第一百一十一至卷第一百五十一）、袁立春（卷第一百五十二至卷第二百二十）。

岳麓书社
二〇〇八年七月

序

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成就达到古代编年体史书的高峰，为千古不朽的史学名著，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资治通鉴》所记，为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事，其后之史学家们遂纷纷进行续纂。续纂工作，可分补前和续后两类。补前者有刘恕编纂的《通鉴外纪》十卷，起于包牺，止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下与《资治通鉴》衔接；金人宋履祥编纂的《通鉴前编》八十卷，断自唐尧，下接《资治通鉴》。后续者有南宋李焘编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起于建隆，迄于靖康，凡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之史事；明王宗沐编纂的《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仿《资治通鉴》义例，记叙宋元两朝史事；明薛应旂另纂《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亦仿《资治通鉴》义例，记叙宋元两朝史事；清徐乾学编纂的《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亦系记叙宋元两朝史事；清夏燮编纂的《明通鉴》一百卷，专记明史。而兼备补前续后者，则为明陈桱编纂的《通鉴续编》二十四卷，该书首卷述盘古至高辛氏，补《通鉴前编》所无；次卷述唐与五代时契丹史事；另以二十二卷记叙两宋史事，以续《资治通鉴》。此外，清毕沅所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亦属下续《资治通鉴》之作。通过上述诸家之续纂，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部丛书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通鉴》体系列史籍。

《续资治通鉴》由毕沅（1730—1797年）署名编撰。毕沅系清王朝官僚，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字纕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进士，累官至兵

部尚书、湖广总督。他嗜书博学，除自己于公务之暇从事著述外，并延聘一批名流学者进行撰著，《续资治通鉴》即系毕沅幕府中的学者们编纂而成。

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中，曾对当时流传的几部续《资治通鉴》之著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方面，他分析了这几部史书的严重不足及其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他又充分肯定了这几部史书所作的贡献。他说：

陈（桧）王（宗沐）薛（应旂）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学乾）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斯同）、阎太原（若璩）、胡德清（渭）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棱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而诸传表志，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逸事之未出矣。至于偶据所见，骋其繁富，如西夏备述姻戚世系，元末琐事，取资铁崖《乐府》，编年之书，忽似谱牒，忽似诗话，殊为失于制裁。然其征材较富，考核较详，已过陈王薛氏数倍，则后起之功易于藉手，亦其道也。夫著书义例，虽曰家法相承，要作者运裁，亦有一时风气。即如宋元编年诸家，陈王薛氏虽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陈氏草创于始，亦不可为无功；薛氏值讲学盛行之时，故其书不以孤陋为嫌，而惟详于学派；徐氏当实学竞出之际，故其书不以义例为要，而惟主于多闻。

这几部续《资治通鉴》史书存在着的严重不足之处，遂成为毕沅决意重纂《续资治通鉴》的契机和缘由。而当时续纂《资治通鉴》，又确有诸多便利条件：

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

阅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于是，毕沅乃嘱幕府中某客着手编纂《续资治通鉴》。本书纪事，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四百〇九年之史事。全书二百二十卷，计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馀字。前后历时二十年，至乾隆末年始成。全部刊行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其时著名学者章学诚和邵晋涵等皆曾参与本书编纂之事，如共同商定书名、义例、取材等诸多事宜。

关于本书书名问题，邵晋涵拟名《宋元事鉴》，章学诚主张别为《宋元文鉴》，与《宋元事鉴》并立。其“宛转迁避，盖取不敢遽续《通鉴》。”而毕沅以为“班书而后，范、沈、萧、李所为纪传，其文虽去班书远甚，未尝谦避而不敢名书，人不以为僭也。则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且书之优劣，不在名目异同。……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故最后此书仍定名曰《续资治通鉴》。

本书之内容安排，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克服了过去史书详于宋而略于辽、金、元之弊，是为本书一大特色。至其取材，主要以徐乾学《通鉴后编》作底本，加以损益增删而成。宋史部分则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书“而推广之”，兼采南宋熊克编纂《中兴小纪》与宋末元初人（姓名不详）编纂《宋季三朝政要》等书史料。“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本书所参阅之著作，总计达一百一十种之多。保存史料之丰富，大大超过了前人之同类著作，也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史学价值。

本书沿袭《资治通鉴》之义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另参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义例，所作考异，“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这也是可取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史论二百另九篇，其中选录前人之作计九十五篇，其本人撰写者计一百一十四篇，冠以“臣光曰”。徐乾学在《通鉴后编》中亦仿著“臣乾学曰”。《续资治通鉴》则不然。毕沅以为：

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

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

故本书不载史论，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据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称，本书成稿后，复经邵晋涵审阅修订，“即大改观”。时毕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鉴上也。”但不久，毕沅死于军中，其家旋亦被抄，邵氏之修订本，下落不明。“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

本书系清代学者续修，其下迄年代，理应延至明末；但因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明代史事之记叙，易触犯文网，编纂者只得付之阙如，留待后人补纂，此亦学者们不得已之苦衷也。

本书之文字，似逊于《资治通鉴》，其原因主要由于照录旧史原文较多，未加铨裁，以至通畅流利不够。

总而言之，本书较前此诸种宋元编年史为佳，故清末苏州书局曾将本书与《资治通鉴》合并刊行，称《正续资治通鉴》。

值此岳麓书社出版本书白文本之际，爰将原书之编纂始末加以简介，并指出其主要成就与不足之处，以冀有助于读者阅读时理解。是为序。

黄 德 馨

一九九一年元旦于湖北大学

第一册目录

卷 第 一	宋纪一	(1)
卷 第 二	宋纪二	(13)
卷 第 三	宋纪三	(27)
卷 第 四	宋纪四	(40)
卷 第 五	宋纪五	(53)
卷 第 六	宋纪六	(68)
卷 第 七	宋纪七	(81)
卷 第 八	宋纪八	(96)
卷 第 九	宋纪九	(110)
卷 第 十	宋纪十	(123)
卷 第 十 一	宋纪十一	(137)
卷 第 十 二	宋纪十二	(150)
卷 第 十 三	宋纪十三	(163)
卷 第 十 四	宋纪十四	(175)
卷 第 十 五	宋纪十五	(186)
卷 第 十 六	宋纪十六	(197)
卷 第 十 七	宋纪十七	(210)
卷 第 十 八	宋纪十八	(222)
卷 第 十 九	宋纪十九	(235)
卷 第 二 十	宋纪二十	(249)
卷 第 二 十 一	宋纪二十一	(260)
卷 第 二 十 二	宋纪二十二	(270)
卷 第 二 十 三	宋纪二十三	(282)
卷 第 二 十 四	宋纪二十四	(293)
卷 第 二 十 五	宋纪二十五	(304)
卷 第 二 十 六	宋纪二十六	(317)
卷 第 二 十 七	宋纪二十七	(328)
卷 第 二 十 八	宋纪二十八	(339)

卷第二十九	宋纪二十九	(350)
卷第三十	宋纪三十	(363)
卷第三十一	宋纪三十一	(376)
卷第三十二	宋纪三十二	(388)
卷第三十三	宋纪三十三	(399)
卷第三十四	宋纪三十四	(413)
卷第三十五	宋纪三十五	(429)
卷第三十六	宋纪三十六	(444)
卷第三十七	宋纪三十七	(458)
卷第三十八	宋纪三十八	(475)
卷第三十九	宋纪三十九	(488)
卷第四十	宋纪四十	(507)
卷第四十一	宋纪四十一	(526)
卷第四十二	宋纪四十二	(541)
卷第四十三	宋纪四十三	(562)
卷第四十四	宋纪四十四	(577)
卷第四十五	宋纪四十五	(590)
卷第四十六	宋纪四十六	(603)
卷第四十七	宋纪四十七	(617)
卷第四十八	宋纪四十八	(635)
卷第四十九	宋纪四十九	(647)
卷第五十	宋纪五十	(660)
卷第五十一	宋纪五十一	(676)
卷第五十二	宋纪五十二	(689)
卷第五十三	宋纪五十三	(703)
卷第五十四	宋纪五十四	(716)
卷第五十五	宋纪五十五	(730)
卷第五十六	宋纪五十六	(747)
卷第五十七	宋纪五十七	(761)
卷第五十八	宋纪五十八	(774)
卷第五十九	宋纪五十九	(787)
卷第六十	宋纪六十	(801)
卷第六十一	宋纪六十一	(815)
卷第六十二	宋纪六十二	(830)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

宋纪一 起上章浚滩【庚申】正月，尽十二月，凡一年。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 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高祖昝，唐幽都令；曾祖珽，唐御史中丞；祖敬，涿州刺史；考弘殷，周检校司徒、天水县男，赠太尉；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帝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月不散。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非常人。事周世宗，累官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改宋州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依前都点检。

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庚申，960】春，正月，乙巳，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

先是辛丑朔，周群臣方贺正旦，镇、定二州驰奏，辽师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命匡胤率宿卫诸将御之。匡胤掌军政六年，得士卒心，数从世宗征伐，屡著功绩，为人望所归。至是主少国疑，将士阴谋推戴。

壬寅，殿前副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癸卯，大军继之。时京师多聚语云：“策点检为天子。”军中知星者河中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指谓匡胤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

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都押衙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义及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露刃突入，大言曰：“军中定义，欲策太尉为天子。”匡义因晓之曰：“兴王异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汝等各能严飭军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则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贵矣。”众许诺，乃共部分。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赞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匡胤者。将士环列待旦。

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迟明，诸将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揽髻誓诸将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众下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惊犯宫阙、侵袭朝贵及犯府库。用命有厚赏，违则孥戮。”皆应曰：“诺。”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翼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喻意，又遣赵昭辅慰安家人。

时宰相大名范质，太原王溥，早朝未退，闻变，质下殿执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

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太原韩通，自内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散员都指挥使洛阳王彦升遇通于路，跃马逐之，驰入其第，杀通及其妻子。

诸将翼匡胤登明德门，匡胤令甲士还营，退归公署，释黄袍。有顷，诸将拥范质等至，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散指挥都虞候太原罗彦瑰按剑厉声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不知所为；王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亦拜。

遂请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学士承旨新平陶谷，袖中出周帝禅诏，宣徽使高唐胥居润，引匡胤就龙墀北面拜受。宰相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群臣拜贺。奉周帝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诏定有天下之号曰宋，因所领节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内外马步军士等第优给。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传赍诏谕天下；其诸道节度使，别以诏赐焉。华山隐士陈抟闻帝代周，曰：“天下自此

定矣！”

汴都仰给漕运，河渠最为急务。先是岁调丁夫开浚淤浅，糗粮皆民自备；丁未，诏悉从官给，遂著为令。又以河北岁稔谷贱，命高其价以籴之。

戊申，赠周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初，通与帝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通性刚而寡谋，言多忤物，人谓韩瞎眼。其子颇有志略，见帝得人望，劝通早为之所，通不听，卒及于难。帝怒王彦升专杀，以开国初，隐忍不及罪。

赐南唐主诏书。先是，南唐中书舍人北海韩熙载使于周，及归，南唐主历问周之将帅，熙载曰：“赵点检顾视非常，殆难测也。”至是，人服其识。

辛亥，论翊戴功，以周义成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宁江节度使、马（步）军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以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庾次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王审琦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辽人张光翰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安喜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余领军者并进爵。

癸丑，放周显德中江南降将周成等三十四人归于南唐。

乙卯，遣使分赈诸州。

丁巳，命周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庙及嵩、庆二陵，因著令，以时朝拜。

先是，周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武安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复率前军至真定。帝既自立，遣使谕延钊、令坤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己未，加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

宰相表请以二月十六日为长春节，帝生日也。

壬戌，以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初，帝领宋镇，普为书记，与节度判官宁陵刘熙古、观察判官安次吕餘庆、摄推官太康沈义伦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命功迁，乃召熙古为左谏议大夫，餘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义伦为户部郎中。

癸亥，以天雄节度使宛丘符彦卿守太师，雄武节度使掖人王景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定难节度使西平王李彝殷守太尉，荆南

节度使高保融守太傅，徐领节镇者普进爵。

甲子，皇弟匡义加睦州防御使，赐名光义。

幸国子监。

将立宗庙，诏百官集议。己巳，兵部尚书濮阳张昭等奏曰：“尧、舜、禹皆立五庙，盖二昭二穆与其始祖也。有商改国，始立六庙，盖昭穆之外祀契与汤也。周立七庙，盖亲庙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汉初立庙，悉不如礼。魏、晋始复七庙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庙之中，犹虚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因隋制，立四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衷。伏请追尊高、曾、祖、祢四代号谥，崇建庙室。”制可。于是定宗庙之制，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兵部侍郎渔阳窦仪所定也。

镇州报辽及北汉兵自退。

北汉户部侍郎平章事荥阳赵华罢为左仆射。

南唐主遣使诛钟谩于饶州，诘之曰：“卿与孙晟同使北，晟死而卿还，何也？”谩顿首伏罪。缢杀之，并诛张峦于宣州。

二月，乙亥，尊母南阳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后，安喜人。陈桥之变，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为皇太后，帝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太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诚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忧也。”帝再拜曰：“谨受教。”

加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官。仁浦，汲郡人也。帝待周三相，并以优礼：质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右仆射。自唐以来，三大馆职皆宰相兼之，首相昭文，次监修，次集贤，宋因之。质、溥寻皆罢参知枢密。又命枢密使太原吴廷祚仍加同中书门下二品。

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为相，自以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

己卯，以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俶名上一字犯宋讳，故去之。

丙戌，长春节，赐群臣衣各一袭。宰相率百官上寿，赐宴相国寺。

中书舍人安次扈蒙权知贡举，庚寅，奏进士合格者京兆杨砺等十九人。自是岁以为常。

辛卯，大宴于广德殿。凡诞节后择日大宴自此始。

三月，乙巳，改天下郡县之犯御名、庙讳者。

丙辰，南唐主遣使来贺登极。

南汉宦者陈延寿言于南汉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尽杀群弟故也。”南汉主以为然，丁巳，杀其弟桂王璇兴。

吴越王俶遣使来贺登极。南唐主复遣使来贺长春节。

宿州火，燔民庐舍万余区，遣中使安抚之。

壬戌，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谥高祖妣曰文献，庙号僖祖，陵曰钦陵；妣崔曰文懿。谥曾祖妣曰惠元，庙号顺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谥皇祖敬曰简恭，庙号翼祖，陵曰定陵；妣刘曰简穆。谥皇考弘殷曰昭武，庙号宣祖，陵曰安陵。

定国运受周木德，因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

癸亥，命武胜节度使洛阳宋延渥领舟师巡抚江徼，舒州团练使元城司超副之，仍贻书南唐主谕意。

己巳，以皇弟光美为嘉州防御使。

先是，北汉诱代北诸部侵掠河西，诏诸镇会兵以御之。是月，定难节度使李彝兴，言遣都将李彝玉进援麟州，北汉引众去。彝兴，即彝殷也，避宣祖讳，改为兴。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窦俨请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诏行之。俨，仪之弟也。

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巡警而困甚，聊就公一醉耳。”然彦升意在求货，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翌日，溥密奏其事，帝益恶之，丁丑，出彦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始改焉。

辽人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获马四百匹。

帝加周昭义军节度使太原李筠中书令。使者至潞州，筠即欲拒命。左右切谏，乃延使者，置酒张乐，旋取周祖画像悬厅壁，涕泣不已。宾佐惶惧，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毋怪。”北汉主钧闻之，乃以蜡书结筠同举兵，筠长子守节泣谏，筠

不听。

帝手诏慰抚，且召守节为皇城使。筠遂遣守节入朝伺动静，帝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守节矍然，头击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谗人间臣父也。”帝曰：“吾闻汝数谏，汝父不听，故遣汝来，欲吾杀汝耳。汝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邪？”守节驰归告筠，筠遂令幕府为檄数帝罪，癸未，执监军周光逊等，遣牙将刘继冲等送北汉纳款求援，又遣兵袭泽州，杀刺史张福，据其城。

从事闻丘仲卿说筠曰：“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之士，皆吾旧人，闻吾至，必倒戈归我，何患不济乎！”不用其计。

丙戌，昭义变闻。枢密使吴廷祚言于帝曰：“潞州岩险，贼若固守，未可以岁月破。然李筠素骄易无谋，宜速引兵击之。”戊子，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前军进讨，帝敕守信等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帝召三司使清河张美调兵食，美言：“怀州刺史大名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储饬以待王师。”帝亟令授令琮团练使。宰相范质曰：“大军北伐，藉令琮供亿，不可移它郡。”遂升怀州为团练，以令琮充使。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咎居润赴澶州巡检；殿前都点检、镇宁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留后太原王全斌，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高怀德会。

辛丑，以洺州团练使博野郭进为本州防御使，兼西山巡检，备北汉也。

北汉主遣内园使李弼以诏书、金帛、善马赐李筠，筠复遣刘继冲诣晋阳，请北汉主举军南下，己为前导。北汉主遣使请兵于辽，辽师未集，继冲述筠意，请无用契丹兵。北汉主即日大阅，倾国自将出团柏谷。群臣饯之汾水，左仆射赵华谏曰：“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北汉主不听。

行至太平驿，筠身率官属迎谒，北汉主命筠赞拜不名，坐于宰相卫融之上，封西平王。筠见北汉主仪卫寡弱，内甚悔之，又

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负。而北汉主与周世仇，闻筠言，亦不悦。筠将还，北汉主遣宣徽使卢赞监其军，筠心益不平。赞尝见筠计事，筠不应，赞怒，拂衣起。北汉主闻赞与筠有隙，遣卫融诣军中和解之。

筠留其长子守节守上党，而自率众三万南出。癸卯，石守信等破之于长平，又攻拔其大会寨。

甲辰，诏夺李筠官爵。

乙巳，辽主谒怀陵，太宗陵也。

己酉，西京作周六庙成，遣光禄卿郭杞奉迁神主。

乙卯，忠正节度使兼侍中杨承信来朝，设宴于广政殿。自是为例。

丁巳，诏亲征。以枢密使吴廷祚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吕餘庆副之，皇弟光义为大内都点检。遣韩令坤率兵屯河阳。

己未，帝发大梁；壬戌，次荜阳。西京留守河内向拱劝帝：“济河，逾太行，乘贼未集而击之。稽留浹旬，则其锋益炽矣。”枢密直学士赵普亦言：“贼意国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备，可一战而克。”帝纳其言。丁卯，石守信、高怀德破李筠军三万馀于泽州南，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杀卢赞。筠遁入泽州，婴城自固。

是月，永安节度使云中折德良破北汉沙石寨，斩首五百级。德良，从阮之子也。

六月，己巳朔，帝至泽州，督军攻城，逾旬不下。帝召控鹤左厢都指挥使蓟人马全义问计，全义请并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飞矢贯臂，全义拔镞进战，帝亲率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获卫融。

甲申，免泽州今年田租。

乙酉，进攻潞州；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赦之。升单州为团练，用守节为使。是日，帝入潞州，宴从官于行宫。

辛卯，大赦。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录阵歿将校子孙，丁夫给复三年。

李筠性虽暴，事母甚孝。每怒，将杀人，母屏风后呼筠，筠即趋至，母曰：“闻将杀人，可免乎？为吾曹增福耳。”筠遂释之。

北汉主闻筠败，自太平驿遁还晋阳，谓赵华曰：“李筠无状，卒如卿言，吾幸全师以归，但恨失卫融、卢赞耳！”华旋请

老，使食禄终身。北汉主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蓟人赵弘为
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

辽军闻潞州破，不果出。

癸巳，安国节度使元城李继勋来朝；乙未，命为昭义节
度使。

丁酉，帝发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师。

初，卫融被执，帝诘融曰：“汝教刘钧助李筠反，何也？”
融对曰：“犬吠非其主，臣诚不忍负刘氏。”且云：“陛下纵不杀
臣，臣必不为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铁挝击其首，流血被
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释之。”以良药
敷其疮，因使致书北汉主，求周光逊等，纳款，归融太原；北汉
主不报。辛亥，以融为太府卿。

前司空赵国公汝阴李谷，初归洛阳，李筠以谷周朝名相，遗
钱五十万，它物称是，谷受之。及筠叛，谷忧恚发病，乙卯卒。
帝为废朝二日，赠侍中。谷雅善议论，辞气明畅，尤能知人，汲
引寒士，多至显位。

戊午，宴韩令坤等于礼贤讲武殿，赏平泽潞功也。

辛酉，辽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库阿布等谋反，伏诛。

辽主以酒脯祀天地于黑山。

初，成德节度使金城郭崇，闻帝自立，追忆周室恩遇，时或
涕泣。监军陈思海密奏其状，且言常山近边，宜谨备之，帝曰：
“我素知崇笃于恩义，此盖有所激发耳。”遣使觐之。崇忧懣失
据，观察判官孝义辛仲甫曰：“公首效诚节，且军民处置，率循
常度，朝廷虽欲加罪，何以为辞！使者至，但率官吏郊迎，尽礼
致恭。淹留伺察，当自辨明矣。”崇如其言。使者归，奏崇无
它，帝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

以咎居润权知镇州。初以知州易方镇也。

乙丑，〔南〕唐主景进白金，贺平泽潞。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
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
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
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
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
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设仗卫，行入阁仪，置待制、候